

高考来了

GaokaoLaile



蒲海燕◎著

中国高考永远值得我们关注 ——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

国内第一部全景式描写高考的长篇小说

具有高三班主任、高三家长**双重身份**的作者
为你**解密**中国大高考

考生、家长
必读

新华出版社

高考来了

蒲海燕 著

新华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1)
1 相逢	(1)
2 高地和洼地	(8)
3 都是美人儿	(17)
第二章	(25)
4 禁补令	(25)
5 想哭就哭	(33)
6 夙愿	(40)
第三章	(51)
7 爱情挑战书	(51)
8 跳湖	(60)
9 玩不起	(72)
第四章	(82)
10 陪读	(82)
11 自由	(94)
12 协议书	(103)
13 不雅照	(110)
第五章	(119)
14 出走	(119)
15 全仿真考试	(126)



16	花圈	(138)
第六章 (148)		
17	有人害我	(148)
18	中毒	(159)
19	改变	(168)
第七章 (180)		
20	月香百合	(180)
21	弃考	(188)
22	血誓	(197)
第八章 (209)		
23	祈福	(209)
24	木叶声声	(216)
25	梅花印	(225)
第九章 (234)		
26	掐尖	(234)
27	恐吓	(242)
28	选择	(249)
第十章 (267)		
29	记得请我吃饭	(267)
30	野菊花	(275)
31	再生	(282)
第十一章 (300)		
32	战前	(300)



33	难载一片白云	(319)
34	战斗	(325)
35	冰块，破了一丝小缝	(335)
36	都是战士	(342)
第十二章	(351)
37	六月飞雪	(351)
38	考殇	(360)
39	高考状元	(370)
40	绝唱	(399)



第一章

1 相逢

看到梁昌盛的两道眼光威严地扫过来，郭巍山没有躲闪，眼光迎上去，平静地说：“梁校长，请您不要处分田甜。”

梁昌盛拉下脸皮，咧开嘴，露出两排黄牙，说：“处不处分田甜，这是学校的事；你的事，是坐在教室里读书。”

郭巍山涨红脸，声调抬高一个八度，说：“没几个月就要高考了，这时候还因为一点小事处分田甜，太不近人情了。”

“火烧寝室，还是小事？”梁昌盛瞪眼望着郭巍山说。

“她只是点蜡烛看书睡着了，又没有给寝室带来损失……”郭巍山话没说完，梁昌盛打断他的话，厉声说：“如果许雅晴没有及时醒过来，后果不堪设想，事关校园安全，只有处分田甜，才能以儆效尤，杜绝后患，你走吧。”

郭巍山的脸涨得更红，身子有些发抖，走到梁昌盛身边，对着他敬了一个礼，说：“请梁校长暂时不要处分田甜。”梁昌盛坚定地说：“不可能！”

梁昌盛的声音虽然不大，却像一根导火索，点燃了郭巍山胸中的怒火，他双手握紧拳头，全身颤抖起来，大吼一声：“谁要是处分田甜，我就炸了这阎罗殿！”

“你……”梁昌盛铁青的脸一下子红成猪肝色，扬起手向郭巍山拍去。郭巍山抬高肩膀，右肩向着梁昌盛耸去，说：“来啊。”梁昌盛的手停住了，定在空中几秒钟，慢慢缩到大腿旁。郭巍山嘴角往脸上一翘，望着梁昌盛，“哼”了一声，



转身向门走去。梁昌盛从郭巍山的哼声里，感觉出轻蔑，他冲着郭巍山的背嚷道：“我要处分你！”郭巍山扭过头，看着梁昌盛，伸出手掌在腰间划了一弧线，笑着说：“悉听尊便！”

“你……你……你你你……”在梁昌盛的结巴声中，郭巍山走出办公室。

接到夏跃进的电话，林子北走出办公室，往柳子河岸走去，刚到校门口，看到郭巍山青着脸往校门外冲。林子北一把抓住他，问他到哪里去，为什么不上晚自习。听郭巍山说了原因，林子北“哈哈”笑了两声，左手拉住郭巍山，右手在他背上轻拍了两下，说田甜之事包在他身上，要他安心学习，少惹是非。郭巍山瞅瞅林子北，见林子北认真对着他点点头，才转身往教室跑。

“这小子……”林子北望着郭巍山的背影叹了口气，跨出校门。

二十年后的将来，夏跃进也不会忘记那苗条挺拔的身影。只是当三年前的那身影奇迹般地出现在他前方时，他看到了不曾有过的干瘦和枯萎，自责、罪恶、悔恨迅速袭裹上他的身子，压得他笨如企鹅，摆着沉重的屁股和腿肚子追赶前面的身影。

前面的女人是江明秀，是夏跃进的妻子去世后他唯一动过念头要娶的女人。然而，就在他们结婚的前一个星期，夏跃进切断了与江明秀的一切联系方式，一夜之间从阳城销声匿迹，彻彻底底从江明秀的视线里消失。留给江明秀的，是两叠写好了嘉宾姓名还没有发出去的结婚请帖和她打破脑壳也想不通的谜，还有铺天盖地的眼泪和绵长的哀伤、怨恨。

夏跃进是在阳城的雅格尔茶楼认识江明秀的，当时的夏跃进，正坐在包厢里与人谈生意，听到隔壁包厢里有女人尖叫，他跑过去看时，发现一个长发女人正弯着腰扶另一个女人往包厢外走，那女人紧闭着双眼，身子往她身上倒，压得她身子偏向右边，眼看着两人就要一起倒下去，被夏跃进伸出的双臂稳



稳地扶住。紧闭着双眼的女人就是江明秀，当时，她接到了丈夫田中国部队首长的电话，说田政委两小时前，在一栋68楼的屋顶解救被歹徒挟持的人质时，冲到人质的前面，用胸膛挡住了歹徒刺向人质的刀子，人质得救了，田政委壮烈牺牲了。听完电话，江明秀全身抽搐，昏死过去。

夏跃进听长发女人说完，二话没说，背上江明秀就往对面的人民医院跑。那以后，出于同情和对英雄妻子的尊重，夏跃进在江明秀最黑暗的那段时间里，给予她很多的帮助。交往的时间一长，江明秀看夏跃进的眼光越来越柔如春水，夏跃进看江明秀的眼光越来越热如火苗。谁知，就在两人领取结婚证的前一夜，夏跃进将他和江明秀的事告诉儿子夏盛，夏盛出奇的反感和愤怒，大大超出了夏跃进的想象。

夏跃进还清楚地记得他刚说完话，夏盛一脸的灿烂瞬间被乌云吞噬，他阴沉的脸迅速凸出几条青筋，抽动着，像一条条蚂蟥在爬动。夏跃进一边小心翼翼地陪着笑脸，一边伸手去摸夏盛抽搐的脸。

“滚开！”夏盛的大吼震得房间吱吱地响，夏跃进感觉天花板上的灯管和装饰品都在颤动，似乎要塌下来。夏跃进怔了一下，伸出手去拉夏盛，却被夏盛粗暴地推回来，再看夏盛时，他已经不在房间。

夏跃进是在柳子河畔的一棵柳树下找到夏盛的，当时的夏盛正蜷着身子，在柳树下睡觉，满身灰尘，像一条又脏又臭的流浪猫。三天三夜啊，儿子已经三天三夜没有吃饭了，红润饱满的脸，已经变得黑黄削瘦。夏跃进紧紧地抱着夏盛，内疚、痛惜、惊恐，像一条条无形的鞭子抽打着他，眼泪如珠子，一颗接着一颗往下掉，落在夏盛的脸上。夏盛没有被夏跃进凉如冰珠的泪水浸醒，伴着夏跃进的哭声，他的鼻孔传出轻微的鼾声。

夏盛从家里的床上睡醒时，对着坐在床头洒泪的夏跃进只说了一个词：骗子！



虽然只是有气无力的一个词，落在夏跃进身上，他却感觉到了千钧的重量。曾经，他跪在母亲和妻子的坟头发誓：在儿子考上大学之前，他绝不再娶！

这个铮铮的誓言，曾被当激励夏盛发奋读书的法宝，将他的嘴唇磨出了茧子，在遇到江明秀不久后，这誓言从他的唇齿间渐渐淡出。

当夏盛轻轻吐出这个词时，夏跃进看到母亲和妻子的坟从荒草堆里鱼跃而起，朝着他飞过来，停在他的头上，如两艘沉重的船，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对不起，盛儿，爸爸错了！”夏跃进在给夏盛道歉时，将江明秀的手机号码拉进了黑名单。

听到有人叫自己的名字，江明秀转过头，看到夏跃进讪笑着的脸，江明秀的眼睛鼻子嘴巴瞬间扭曲变形，抖着身子问：“是你？”

“是我，明秀。”夏跃进诚惶诚恐地望着江明秀。

“啪——”江明秀一记耳光重重地拍在夏跃进脸上，转身就走。

夏跃进身子打了个趔趄，往后退了几步，站稳，将眼睛闭上，等着江明秀的耳光再次落在他的脸上。夏跃进等了一会儿，落在他脸上的，只有习习的河风，冰凉冰凉。当他睁开眼睛时，江明秀的身影已经消失。夜，已经撒开了黑色的裙摆，几颗微亮的星星，满脸鄙夷地乜着夏跃进。

夏跃进望了望天空，被黑色的裙摆和闪亮的星星晃得头昏眼花，他举起手掌在额头上用力搓了几下，睁开眼睛，拨通了林子北的手机。

林子北匆匆忙忙赶到柳子河岸时，看到夏跃进坐在一颗柳树下的木椅上发呆。林子北在夏跃进的脸上掐了一把，夏跃进才从思绪里挣扎出来，反应迟钝地望着林子北一眼，说：“林子哥，我看到明秀了，没想到她也来南边了。”林子北没有诧异，说他几天前就知道了。夏跃进的屁股从椅子上弹起来，大



声说：“你几天前都知道了，怎么不告诉我？”林子北的右手搭在夏跃进的肩膀上，将他往椅子上按，轻轻说：“还不到时候。”听到这句话，夏跃进的心脏“咚”地响了一下，一屁股坐回椅子上，努力控制着琴弦般颤动的血管。

荡漾在夏跃进身上的最后一响弦音寂静下来时，他望着坐在身旁的林子北，轻声说：“她瘦了……”

林子北说：“是的，她很瘦。”

林子北的回答让夏跃进吃了一惊，他说：“你见过她？你们不是不认识吗？”

林子北看到夏跃进情绪又激动起来，平静地说：“她到医院看女儿田甜，我才知道她就是江明秀。”

夏跃进更加奇怪了，追问道：“她女儿是谁？你怎么会到医院看她女儿？”

林子北将站起身的夏跃进拖回椅子上坐稳，说：“你这个夏猴子啊，今年8月就到天命之年了，怎么还像年轻时那么急躁，你再怎么急于知道她的消息，也得静下心来听我说啊。”

夏跃进点点头。

当林子北告诉夏跃进，江明秀的女儿就是和夏盛一个班的田甜时，夏跃进惊得张开了嘴巴，半天合不上。

夏跃进想了想，感觉有些不对劲，他用手打了打脑袋，问林子北：“田甜不是比夏盛高一届吗？怎会和他在一个班？再有，田甜不是在江明秀工作的阳城市读书吗，她怎么会来到南边一中？”

林子北告诉夏跃进，田甜去年高考失误了，江明秀怕她心中有阴影，特意让她换个环境，由阳城一中转到了南边一中来复读。

真是为难她了，作为家长，谁遇到孩子高考失误落榜之事都会难过，何况，她……唉……

想到这，夏跃进长叹一声，嘴里呼出白气，一缕一缕地往他头顶上的柳条上飘。



沉默了片刻，夏跃进问：“田甜怎么会住院？”

当夏跃进听林子北说田甜是因为深夜点蜡烛看书睡着后被烧伤才住院时，惊叫道：“天啊，怎么会……”

惊叫之后，夏跃进觉得林子北的话像一把刀子，只用一秒种的时间，就将他的心脏从胸膛里挖出来。

“不行，她不能再受打击了，我得去看看她。”夏跃进拉了林子北就往南边人民医院走。

“站住！”林子北将夏跃进拖回椅子上坐好，说：“你以为她会见你和听你的安慰？你去……只能添乱！”

夏跃进的耳边回响起江明秀给他的巴掌声，他不再吱声，伸出手，向林子北讨烟抽。林子北一巴掌把他的手拍回去，说：“哪里还有什么烟抽，夏猴子，我们不是同时戒了吗？”夏跃进望望林子北，恍若如梦，轻声问“田甜的伤情怎么样？这高考接着就要来了，不会耽误她的考试吧！”

林子北告诉夏跃进，田甜只是左手背和左脸上有伤，手上的伤没什么事，脸被烧伤了鸡蛋一大块，上面长了一些水泡，他问了医生，只要半个多月，田甜就可以出院，应该不会影响到高考，只是，怕她的脸上会留疤痕。

田甜转学到南边中学的第一天，夏盛一回家就告诉夏跃进，班上新来的田甜美得不得了，气得班花袁英的嘴翘得可以挂一支口红。想到这，夏跃进担心地说：“女孩子爱美，她怎么受得了？”

林子北说：“我现在不担心了，因为唐梅昨天来到南边人民医院为田甜看病了。”

“唐梅……不是在北京吗？是你喊来的，你不怕梅花姐……”夏跃进问道。

林子北说：“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只想田甜早日康复。”

夏跃进点点头，说：“那也是的，她来了，田甜的脸就不会留下伤疤了……对了，她是不是还对你一往情深？”

林子北“嗯”了一声，埋下头。夏跃进知道，青春时光



正逆流上林子北的脑海。

“如果你不娶我，我终身不嫁！”这句斩钉截铁的誓言，已经很久没有响彻在林子北耳畔了。曾经，林子北认为，这句话只不过是年轻的唐梅一时的热血上涌，它迟早会融入岁月的河流，消逝无痕。谁知，昨天再见唐梅时，才知道她依然固守着她的誓言。这誓言，一守就是三十多年。

“林子哥，你哭了？”夏跃进看到林子北眼角溢出了泪花。

林子北没有回答夏跃进，喃喃说道：“早知现在，何必当初。”

夏跃进问：“现在怎么了？”

林子北说：“唐梅还是独身……”

“啊……”夏跃进眼睛鼓成两个电筒灯泡，往林子北脸上照去，说：“那你怎么办？”

“我能怎么办？只能带着遗憾和歉疚进入坟墓了。”林子北说。

“没想到，林子哥与我夏猴子一样，也要背着内疚到土里了。”夏跃进怅然说。

“不，你和我不一样，只要田甜妈妈还没有结婚，等夏盛考上大学了，你可以弥补的；如果她结婚了，你的罪恶感也会减轻。”

夏跃进点点头，向林子北问起夏盛近来的学习状况，林子北告诉他还是老样子，上课时常打瞌睡。夏跃进又开始向林子北重复他的唠叨，自从夏盛听说了江明秀的事后，开始迷上了游戏，他什么法子都想到了，一点辙都没有。他站起身，与林子北握手告别，说快下晚自习了，他得到校门口等夏盛了，去晚了，夏盛会溜进网吧的。林子北也正要到寝室去检查，两人一起往南边一中走去。

夏跃进看到夏盛高瘦的背影在步行街的阿忆莲服装城门口一晃，闪进了旁边的“新动力”网吧，“臭小子！”夏跃进骂了一声，飞快地跑进“新动力”网吧，看到夏盛坐在椅子上，



刚好打开电脑。夏跃进一把揪住夏盛的耳朵就往门外拖，夏盛被拖了几步，正要挣扎，看到林子北走了进来，一双眼睛犀利地望着他。夏盛叫了声“林老师”，只得由夏跃进提着右耳往外走。出了“新动力”大门，夏跃进揪住夏盛的手才松下来，对林子北说：“林子哥，让你见笑了，这小子就是这么不争气。”林子北将夏跃进揪住夏盛耳朵的手拉下来，望着夏盛，严厉地说：“夏盛啊，快上大学的人了，怎么还要你爸将你当小孩子来管？”夏盛赤红着脸，低头不语。林子北望了望夏盛，和蔼地说：“夏盛，你要不要我让班上的同学来帮你改正这坏习惯呢？”夏盛摇摇头。林子北笑着说：“那你答应林老师，不再进网吧。”夏盛点点头。

林子北说：“时间不早了，我得到寝室去看看，夏盛，跟你爸回去，早点睡觉。”说完，往南边一中走去。

夏跃进右手拉了夏盛往回走，夏盛用力摔开他的手。夏跃进说：“你搞什么？”夏盛回答：“拉什么拉，我又不是犯人！”夏跃进说：“你也知道要面子啊，你要面子就不要再进网吧了。”夏盛不吱声，故意落在夏跃进后面一米远，若无其事地往前走。

夏跃进回过头说：“臭小子，你给我听着，从现在起，早中晚上学放学，我全程陪同你，做一个最称职的老爸。”

夏盛回头朝夏跃进撇了一下嘴，说：“特务还差不多。”说完就朝前跑。

“盛儿，等等我！”夏跃进叫了一声，扯着腿向前追。

2 高地和洼地

左手提着一袋蔬菜水果右手提着一只鸡的夏跃进，右脚刚迈进桃林春天小区大门，手上的鸡屎到蹲在地上拉鞋后跟的老人脸上。



老人站起来，顾不得擦脸上的鸡屎，举起手里的鹅砸向夏跃进。

“对不起，萧伯伯，我给你赔不是了。”夏跃进一边举起左手的袋子挡住大白鹅，一边笑着对萧文长说。

“是跃进啊。”萧文长说完，空着的手伸向口袋，准备掏纸巾擦脸上的鸡屎。

“我来我来。”夏跃进放下鸡，迅速掏出纸巾在萧文长脸上擦着。擦干净了，夏跃进拿起鸡，与萧文长一起往26栋楼走去。

“萧伯伯，你家萧亮昨天晚上又复习到1点了吧。”夏跃进问。

“你怎么知道的？”萧文长感到奇怪。

“想到盛儿班上的田甜被烧伤的事，我躺在床上睡不着，半夜爬起来跑到阳台上看天空，看到萧亮的书房还亮着灯。”

“我听亮亮说过这孩子不仅人长得漂亮，学习也很认真，她怎么了？”

“萧亮不告诉你田甜的事？”

萧文长摇摇头。

夏跃进望了望四周，身子靠近萧文长，悄悄说：“看来，一定是学校交代这事要保密。我告诉你，这事不能说给别人听。田甜在寝室熄灯后点蜡烛看书，被烧伤了，幸好当时有个女娃醒了，不然，就惨了。”

“啊！”萧文长惊叫一声，张开的嘴巴半天合不拢，合上嘴时，脸成了两张白纸。

“插座！”萧文长说了这两个字，也不与夏跃进打招呼，上气不接下气地朝家里跑去。

到了家里，萧文长看到插座已经拔了，忐忑的心才安定下来。

萧亮回到家，闻到了鹅香。

“我的好爷爷，又买我爱吃的鹅了。”他双手握住萧文长



的手上下摇了两下，坐到餐椅上津津有味地吃起来。

“你……”萧文长望着孙子，想问他为什么不说田甜被烧伤的事，看到他吃得香甜，不忍心打断他，又止住了话。

夏盛吃完饭，想看看湖南卫视的“我是歌手”重播，开了电视按钮，却发现没通电，一看，电视插座不见了；再到卧室的桌子上拿手机，想听下载的林志炫的《蒙娜丽沙》，手机不翼而飞了；又到电脑房，准备开电脑网上听歌，发现电脑插座也没有了。

“爸，怎么回事啊，电视电脑插座全没有了？”夏盛问。

“刚才，你林伯伯特意打电话告诉我，说你是本科的边缘生，努力就上去去了，不努力就下去了，把心用在学习上吧，再苦再寂寞，也只三个多月的时间了。”夏跃进回答说。

夏盛撇起嘴，不理夏跃进。

“亮亮啊，你怎么不把田甜烧伤的事告诉爷爷啊。”见孙子吃完饭，萧文长憋着的话，终于说了出来。

萧亮愣了一下，问：“爷爷怎么知道这件事？”

萧文长说：“亮亮啊，别以为爷爷老了就理不了事了，我的头脑清醒着呢。”萧亮冲萧文长眯了眯右眼，笑着说：“知道，我爷爷是谁啊，卧龙孔明也。”萧文长见了，咧开嘴一笑，马上又板了脸问：“说，怎么不告诉爷爷？”

萧亮轻轻拍了拍萧文长的胸说：“还不是怕田甜的事吓着你呗。”

萧文长听了，心中一畅，却继续板着脸，说：“你怎么将爷爷当成豆腐了，我有那么不经事？想当年……”

萧文长正要大发感慨，看到萧亮笑着伸出两个手指，只好关上了话闸。萧亮问：“爷爷怎么不往下说了。”萧文长不好意思地说：“两百遍了吧，是不是？”

萧亮竖起拇指说：“爷爷，你今天进步了啊。”乐得萧文长满脸笑容。

“爷爷，你看看我新订的作息时间表做得如何？”萧亮从



书里取出时间表递给萧文长。萧文长接过时间表，戴上老花镜，对着电灯看起来：

05: 30	起床时间	
05: 30……05: 35	洗脸上厕所	(5 分钟)
05: 35……06: 35	英语朗诵或听力训练	
06: 35……07: 00	跑步上学	
07: 00……07: 15	早餐	
07: 15……07: 45	早读	
07: 45……07: 50	课间休息	
07: 50……08: 30	第一节课	
08: 30……08: 40	课间休息	
08: 40……09: 20	第二节课	
09: 20……09: 30	课间休息	
09: 30……10: 10	第三节课	
10: 10……10: 35	课间操	
10: 35……11: 15	第四节课	
11: 15……11: 25	课间休息	
11: 25……12: 05	第五节课	
12: 05……14: 20	午休 (回家、吃饭、睡觉、返校)	
14: 30……15: 10	下午第一节课	
15: 10……15: 25	眼保健操、课间休息	
15: 25……16: 05	下午第二节课	
16: 06……16: 15	课间休息	
16: 15……16: 55	下午第三节课	
16: 55……17: 05	课间休息	
17: 05……17: 45	自习课	
17: 45……18: 00	回家 (时间紧, 得跑步)	
18: 00……18: 20	吃晚餐	
18: 20……18: 45	复习文综	
18: 45……19: 00	返校 (跑步)	